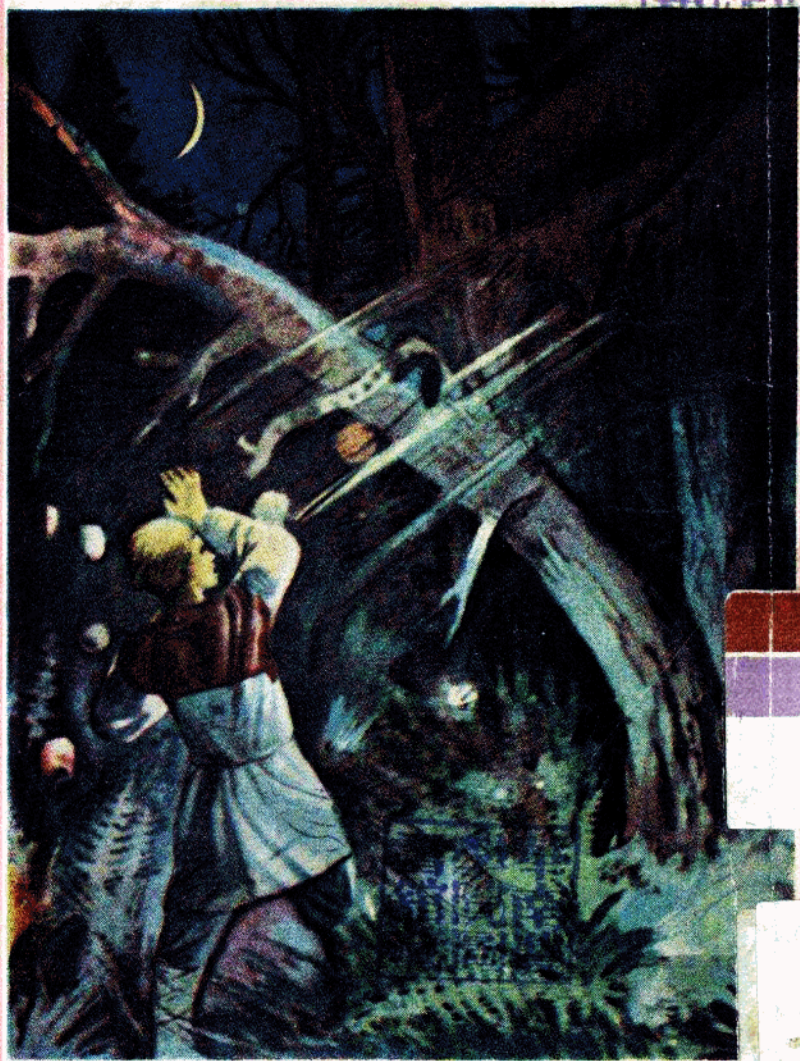


青草底下的寶藏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烏拉爾傳說集

青草底下的寶藏

巴·巴若夫著 李復民譯



華光書局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ЩКАТУЛКА
ОГИЗ, 1948-1952

-
1. 青草底下的寶藏
 2. 山心裏的金光寶石
-

原 著 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 譯 者	李 俚 民
出 版 者	華 光 書 局
	上海北京西路八四七號
發 行 者	壹 聯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月二版
印數: 3001—6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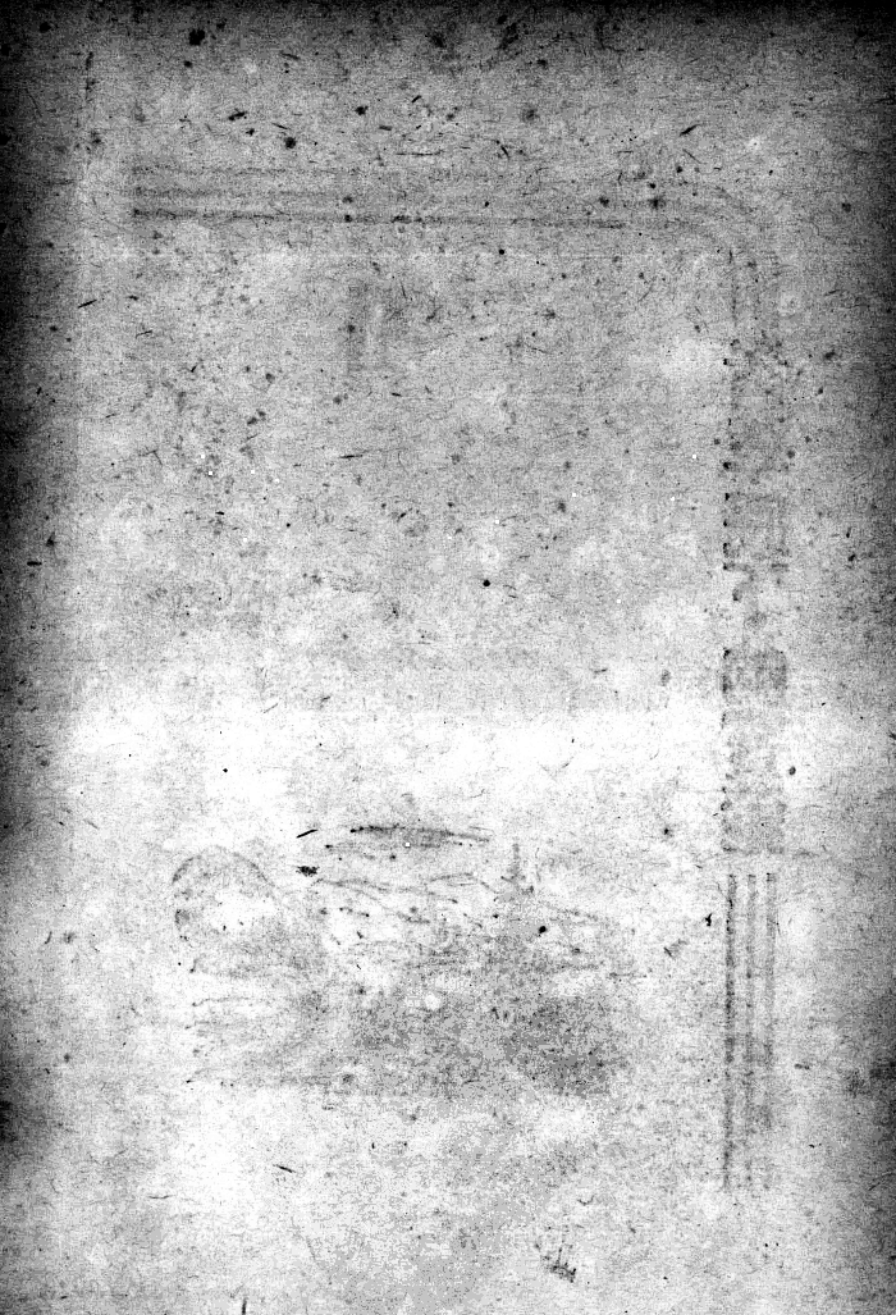
書 號: (8)
定 價 3,200 元

兆記製版所製版 上海武定路五三七弄八五號

青草底下的寶藏

一

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這件事並不是發生在我們的工廠裏，而是在綏賽爾契工廠那面。發生的年代呢，也並不遠。那時我的爸爸已經是十五、六歲的少年，正在工廠裏忙碌。在當時，少年們有的在工廠中擦擦刷刷，有的替人家加添加添礦沙和煤，否則就是到修理房或者鐵工場裏去。嘰，農奴時代把少年們趕去做工的地方難道還少。

關於青草下的寶藏的故事，就在那時候傳開了。

據說，這是實有其事的。

杜爾查寧諾夫老爺的後代把祖產揮霍得差不多了，一半以上的工廠已賣給了沙洛密爾斯科夫老爺。於是，在他們之間發生了很大的糾紛。

工廠是賣掉了，但杜爾查寧諾夫的後人還是要照老習慣問廠裏拿錢。沙洛密爾斯科夫相反地對廠裏的人說道：

「我是大老闆——一切收入得統統歸我！至於他們，我可以多少分一些出來。」

吵着鬧着，總於一致同意雇用一個總管。那就是說，讓他按他力之所及去經營吧，只要他能給我們錢，把賺來的錢照股均分就行了。

這樣，你知道，他們可以省事得多！這就是說：杜爾查寧諾夫的後代生來就不懂工廠裏的事，而新的廠主老爺呢，看來，也聰明不了多少。這位老爺的出身，據說，是某某王爺或者公爵的私生子。因此別人爲他買了工廠而且提拔他充任各種官職。

他彷彿永遠穿着一條雪白的、緊貼身子的褲子，頭上戴一頂綴有青灰色馬尾的帽子。

穿着這樣的一套衣服，自然，既不能上春鐵房也不能進鋸接房！鼓風爐旁就簡直不用想去。可是，這位新的廠主老爺不去工廠是決不會寂寞的。他按着自己的癖好想出了別的行業，那就是：在用繩子圍起來的圓圓的廣場裏賽馬。

在杜爾查寧諾夫家的子孫中，那時當權的是一位女貴族。這是一個最

會化錢的女人。你在她跟前堆上金山——她連灰塵也不會給你留下。這位太太看見沙洛密爾斯科夫騎着公馬玩，就想道：

「我哪一樣比不上他，我要玩得比他更闊氣。」

果然，她在希契爾巴科夫卡建造了一個完善的養馬場。也開始攪那賽馬的玩意。

他們的總管不是本國人。人家當面叫他「波蘭老爺」(註一)。

呶，這位「波蘭老爺」上任後先是努力「請這些廠主老爺啞葵花子」，那就是說，竭力逢承他們。把廠裏的東西賣一些，押一些，下令把緊靠廠旁的礦石也開了出來，而且幾乎就緊接在街上燒炭(註二)——你明白——這樣東括西挖地就聚了一小筆錢。廠主老爺正需要這個，他們會用話來安慰自己道：

(註一) 波蘭老爺——原文是「潘」——波蘭西南部的地主貴族的尊稱。

(註二) 意思是把附近的樹都伐了來燒炭。

「這是開始的時候，往後就會好起來。」

那總管一看——廠主老爺們已完全信任他，就開始瞞着他們大幹特幹起來。這狗養的兒子，竟把好幾個工廠抵押出去，使整個工廠區的居民陷入不幸的境地，他自己呢，卻戴上帽子就走。

「再會吧！一生一世去欣賞你們可愛的小公馬、小母馬吧，我卻沒有閒空。我得去照料新買的兩塊領地呢。」

這樣，兩家貴老爺們幾乎要打起架來了。他們互相抱怨對方，怎麼也和解不下，終於到法庭去告狀。同時他們蠢笨的頭腦想出了妙法，那就是：把工廠裏的爐子平分開來。一半由一家子雇了一個管事來管理，另一半——就由另一家雇另一個管事。這樣就各成一個小朝廷；一個管事這樣命令，另一個管事偏要照自己的意思另外搞一套。這就把工人們弄得亂糟糟的摸不着頭腦。但接着他們把工人也分成兩半；一部份，意思是，屬於杜爾查寧諾夫家的，另一部份——是沙洛密爾斯科夫老爺的。一句話，整個工廠變成

一團糟。而對於地下礦藏的處理尤其是糟上加糟。

兩方面所關心的並不是怎樣去找尋礦藏和發掘它，而是怎樣使新的發現不讓對方知道。雙方都暗自這麼想：

「當法庭判決對我有利時，那時就可以由我獨自從那個新地方發掘礦藏。」

沙洛密爾斯科夫老爺的技總（註一）是桑柯·馬斯里奇科。他是一個狡詐小人，什麼都能嗅得出來，但對礦務卻是內行的。他對待淘金工人和礦工是極其兇殘的。

杜爾查寧諾夫方面的技總是「尖眼」（註二）雅希加。這傢伙升到這個職位完全是僥倖的。因為他，雖然也是自幼在礦山和金沙區裏做工。呶，卻是被人家當笑柄的笨傢伙。

（註一）技總——主要的技匠。

（註二）尖眼——眼光銳利的人，這裏是諷刺他的近視。

這漢子生得像公牛一般高大，但他的那副相貌卻彷彿是上帝挖空心思塑造出來的。他的臉紅紅的像甜菜根，白色的毛髮在那上面稀稀朗朗地東一簇西一簇地生着。在應該生鬍鬚的地方卻是白皮膚，彷彿用石灰塗過一般。頭上呢，也是這樣一簇簇的白毛。因此大家都叫他禿子。

憑良心說，上面這些都是廢話。每個人都有些缺陷。只是這位雅希加在工人面前非常驕傲。彷彿說，我——公家的人，你們是什麼東西！呸，大家就都很討厭他。而他呢，還要在工人面前吹牛。

「什麼都瞞不過我，」他喊道：「你們有什麼想瞞騙我的，老遠就能看出來！」

雖然他是個十足的近視眼，祇能模糊地看見東西。當他動筆時鼻子會碰到字上去。由於他這樣的誇口，工人們又送他一個外號「尖眼」。不時地——工人們常常嘲笑他道：

「我們的這位『尖眼』，你把無指手套和帽子放在一起，他決不會看不

出來。地底下一阿爾申（註）的地方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呢。」

不知哪一個傢伙竟把這話傳到杜爾查寧諾夫家的那位太太耳中。她，大家都知道，是個暴躁性子——立刻問道：

「這人在哪兒？」

旁邊的人告訴她——是測礦技匠中的一個，在某某礦區裏。

太太立刻着人把雅希加喊來，問道：

「你，真的，能把地下一阿爾申深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嗎？」

雅希加不願在太太面前顯露自己眼睛的缺點，答道：

「只要讓我低頭看一下，各種礦石都能分辨清楚。」

太太高興得很。

「我正需要這樣的人才，」她喊道：「請你担任我們這一邊的技總。」

雅希加雖笨，一聽到這個，正中下懷。

（註）阿爾申——相當於〇·七一一公尺。

「我很高興爲太太盡力，」他答道。

但太太卻一味照自己的意思說下去：

「當心，假如找到新的礦藏，切不可讓沙洛密爾斯科夫知道！」

雅希加，自然，搖起尾巴來。

「請太太放心！請太太放心！我發現的地方，決不讓沙洛密爾斯科夫手下的走狗嗅出來！」

就憑着這樣的一個機遇，雅希加竟榮任杜爾查寧諾夫方面的技總。

起先雅希加還有些恐懼。然後，他不時地從某些老礦穴裏檢來一小袋礦石獻給太太看。說是在某處找到了這樣的礦藏。但太太卻只有一句話：

「留心，不要叫沙洛密爾斯科夫手下知道。一等這場訟事結束，你就去指出這地方。」

呶，訟事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啊！雅希加一看——事情很平靜，膽子就壯了。每天騎在馬上在工廠領地內瞎跑——這就是他的全部工作。臉吃胖了

——胖得要裂開來，眼睛更加睜瞇起來，彷彿老是看着遠方。某些和他相識的礦工們碰到他，總是一面伸手向他做一個雞巴（註一），一面說道：

「雅科夫·伊凡內奇，我們向你致敬！整個的工廠領地你大概都知道——你的兩眼看得多遠呵！」

雅希加，自然，鼻子朝了天。摸摸嘴脣上邊的白斑說道：

「這事不能做得太急。你們，大概，都知道我的脾氣——那些瑣碎小事我是不屑做的！」

於是礦工們爲了取樂，故意給雅希加指示地方：

「你怎麼不到迦別耶夫卡去看看。從那兒下去五浮斯特（註二）的地方有礦。這是我的祖爺爺對我說的。」

（註一） 伸手做雞巴——這是俄國鄉下人最侮辱人的手勢。那就是右手握拳，將姆指在中指與食指間對人伸出去。

（註二） 浮斯特——俄里。相當於一·〇六七公里。

另一個礦工又告訴他在白樺窪地那邊有某某徵兆。噢，各色各樣的礦藏都有……因為誰都能捏造一處。

雅希加呢，彷彿是個君子，裝得落落大方。對工人們所說的好像毫不在意，但他自己，你知道，卻開始騎馬到那些地方去找尋礦藏。而這正好使礦山工人們大樂一場。

有一次，也是在這樣性質的一陣談話中，有一個礦工說道：

「伙伴們，你們幹什麼向雅科夫·伊凡內奇（註二）瞎說？只要他娶了夏夫林的寡婦，你我吐口唾沫（註二），他就能發現寶藏的。她會把自己丈夫所發現的孔雀石礦坑告訴他——不就什麼都行了麼。那時候，我們這裏就會有比波列伐亞的古苗希基更好的銅礦。大家會叫它雅科夫斯克銅礦，否則，也許是，叫它『尖眼』銅礦。你歡喜那一個名稱，雅科夫·伊凡內奇？」

雅希加，照他的老脾氣，彷彿沒有聽見工人們的談話，一面卻暗自想道：「真的，有過這樣的傳聞：死去的夏夫林曾在某處發現過孔雀石礦。他

的寡婦可能知道。」

雅希加，你得明白，雖然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卻是個光棍。姑娘們看見他就逃走，因此他早就蓄心娶一個不論是什麼樣子的寡婦。夏夫林家的那一個，正是他所非常中意的。本來他已準備進行婚事，但突然廠主太太卻派他做了技總。他羞於和一個窮寡婦結婚。因此立刻忘記了去夏夫林家所住的那條街道的路徑。他差不多有一、兩年絕跡不去，但現在，他又記起來了。他開始騎馬上那兒。他那副高傲的神氣彷彿說：「認得我吧！不是別的小脚色，是技總哩！」

那時候，寡婦的女兒烏斯佳已成了年。剛是出嫁的辰光。雅希加的眼睛雖然近視而又近視，卻分辨得出這個漂亮的姑娘，於是他的釣竿開始不斷地揮到河岸的另一邊去。媽媽一看，事情發生了轉變——也不反對。反而

(註一)

雅科夫·伊凡內奇是雅希加的原名和父名，有尊稱的意思。

(註二)

俄國俗諺，指某人完成某事的輕易。

覺得高興。

「瞧，我家烏斯佳可走了運！瞧，有雅科夫·伊凡內奇的背脊替我抵擋着一切，我就能太太平平住下去，還有誰敢來吵擾我。他升了什麼樣的官啊！兩腳已忘了走路。一天到晚，高頭大馬——高頭大馬的！」

夏夫林的寡婦這樣做並不是沒來由的。她的丈夫，死去的夏夫林，生來是一副倔強脾氣。簡直是一塊火石。人家說，也由於這脾氣使他進了棺材。你知道，他是掘孔雀石的，忽然有了謠言：彷彿他在工廠附近某處有自己的孔雀石礦穴。呶，老爺手下的一批獵狗，就暗暗窺伺着他。有一次，夏夫林險些兒被他們捉住了，但他用計脫了險——伏在沼地中。從那次起他就得了重病。在他死後，那些狗腿子又來逼迫他的老婆。

「說出來，孔雀石礦穴在什麼地方！」

夏夫林的老婆是個柔順的女人，對於丈夫的事向來不管，叫她能說些什麼呢？她老老實實地憑良心直說，但那些混蛋逼得更厲害：